

荧屏亮点

《阳光之下》：一部反“傻白甜”的悬疑剧

剧中,无论是面对封潇声前期的折磨还是后期的殷勤,柯滢既没有屈服更没有沉沦,而是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所作所为唯一的目的就是将罪犯绳之以法。

《阳光之下》向观众呈现的价值观是:控制折磨不是爱,恐吓威逼更不是爱。这部剧不仅体现了女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女性反对暴力的勇敢,对广大观众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刘丽君 陈蕾

阳光之下,顾名思义,在阳光照耀之处,一切黑暗与罪恶都无处藏匿。

芒果TV热播的悬疑剧《阳光之下》就演绎了一个善与恶交锋的故事。一切从大学老师柯滢为了给男友惊喜,驱车去看望男友,却在途中遭遇不测,影响了其整个人生脉络展开。为保护自己和家人,柯滢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与顶着封潇声身份的申世杰为代表的黑恶势力斗智斗勇,并协助警方最终以正义战胜邪恶。

在电视剧女主角大多是“傻白甜”,围绕爱情展开剧情的当下,《阳光之下》采用的是另一种呈现女性的视角。柯滢的人物设定令人惊喜,这是一个拥有高智商和坚强意志力,并且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角色。剧中柯滢的扮演者——演员蔡文静也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一角色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她温柔又有力量,有异于常人的冷静和理智,永远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在绝境中反击。”蔡文静说。

剧情的主线是柯滢与封潇声两人之间的惊心动魄。封潇声是不是申世杰假扮的?申世杰为什么没有死?又将如何报复柯滢?剧中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强烈的悬疑色彩让观众为柯滢捏了一把汗,在与封潇声的斡旋之中,柯滢经历了从最初的恐惧迷茫到振作反击,最后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柯滢的遭遇一同起落,“柯滢哭”也屡屡登上热搜。

蔡文静在表演中精准拿捏着柯滢的每一次哭泣:“她的落泪,有的是委屈,有的是愤怒,有的是恐惧,也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中,柯滢完成了自我成长,变得更加坚强,斗争到了最后。”

剧中,无论是面对封潇声前期的折磨还是后期的殷勤,柯滢既没有屈服更没有沉沦,而是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所作所为唯一的目的就是将其绳之以法。《阳光之下》向观众呈现的价值观是:控制折磨不是爱,恐吓威逼更不是爱。这部剧不仅体现了女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女性反对暴力的勇敢,对广大观众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女性从来都不是逆来顺受的弱者,柯滢展现出的是人性深处的坚韧和不屈。”在蔡文静看来,柯滢身上这种睿智和坚毅,也是吸引她演绎这个角色原因。

如何抵抗暴力和伤害?这是一个时常被讨论的话题。柯滢在剧中的表现,可谓是女性面对恶性伤害如何自我防御和自我修复的范



本。面对黑恶势力柯滢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她也愿意打开心扉,接受外界的建议,不断调整自己的方法和策略。

在与封潇声的“你来我往”之中,柯滢被周遭所有的人误解,父母、爱人、闺蜜……她众叛

亲离,但还是坚持下去,走完了这条艰难的路。因为柯滢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所做一切的意义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这种“拎得清”的状态,让她哪怕身处炼狱,也决不放弃。

清醒感,正是这个角色最富魅力之处。柯滢的这种精神,也在鼓励现实生活中的受害者勇敢反抗,捍卫自己的权利。

演绎柯滢的过程给蔡文静也带来很多思考:“当我们面对困难,首先要有与之斗争的勇气,其次要有判断力,当然也要学会求助,另外,还要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精神防线不能被击穿。”

这种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正是当代女性所应该拥有的。

除了反“傻白甜”、寻回女性自主意识,《阳光之下》也包含更多对“性本善”和“性本恶”的深层思考。

如果柯滢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没有下车救人,那么她就不会遇上以申世杰为首的亡命之徒,也不会经历这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但是,我相信如果再给柯滢一次选择的机会,她还是会下车救人,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善良的人。”蔡文静说。

柯滢一直生活在阳光之下,骨子里的善良,不允许她放任需要帮助的人不管。而在遭遇恶性事件之后,柯滢也具有捍卫自己和调整心态重新生活的能力。

背着封潇声身份的申世杰,剧中对他的塑造也很丰满,一个从小缺乏关爱的孤儿,如何走上犯罪道路?在复杂的人性描摹中,他和剧中另一个同样孤儿出身的角色小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警方卧底,只是“小混混”的小武最初只将此作为一场交易,但这个曾经迷失的青年在陈警官的引导和关心下,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一个正直且善良的人。

联想到现实社会,有许多犯罪者也存在成长过程中教育和引导缺位、缺乏足够的关爱的现象,这让我们进一步反思成长环境和性格善恶养成关系。

剧中最让人惋惜的角色,或许就是出场不过四集的刑警陈瑾岩。作为一名老刑警,他温和、正直、谨慎,以耐心和慈爱给了迷途的小武很多指引。他的专业能力让他仅通过一次握手就判断出对方的身份,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但在死前,陈警官还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拉住罪犯,给了小武逃生的时间,剧中这暴雨和血水交融的一幕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震撼和感动。尽管是一个仅存在四集的人物,他的精神力量对柯滢、小武的唤醒是非常有力的,陈瑾岩如一道“正道的光”,击中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是一个代表性的存在,从他身上,折射出了与黑恶势力斗争中舍弃自我、默默奉献、敢于牺牲的人民警察群体。

阳光之下,阴影藏不住身;真理面前,谬误站不住脚。如果遭遇黑暗,那就正面对抗,击败它而不是逃避它,女性从来都不只是等待被保护的弱者,正义也终将来临。《阳光之下》里的柯滢,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力量,也期待国产电视剧中有更多清醒独立的女性角色出现。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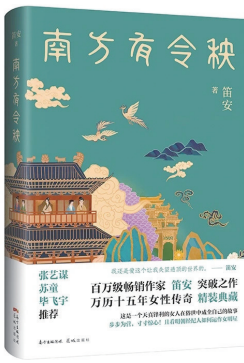


《安妮·卡森诗选》

[加拿大]安妮·卡森 著
黄茜 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安妮·卡森是当代古典造诣颇为深厚的诗人,古典学教授、跨界艺术家,活跃在艺术圈和戏剧舞台,布鲁姆称其为“在世诸天才之一”。她承继了艾米丽·勃朗特和艾米丽·狄金森之后的诗学传统,擅长用当代的方式,创新的形式来重新阐释古典。

本书内含卡森《红的自传》《丈夫之美》,《红的自传》中,卡森改写了希腊神话中革律翁的人生轨迹。长着红色翅膀的少年和他的红色世界,折射出纯粹的美与灵性。它是一幅深刻感人的肖像,讲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异于常人的身份。《丈夫之美》则记录了其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她以强烈的情感与真切的笔触描绘了这段劫数难逃的婚姻历程,并将取自济慈、巴塔耶和贝克特等人的作品片段重新拼贴组合,充满惊人的新意,力量充沛,却又暗藏悲伤。



《南方有令秧》

笛安 著
花城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明朝万历年间,徽州商户的女儿令秧十六岁嫁到唐家,不久即意外丧夫。唐氏一族29年没出过贞节烈妇,期盼着令秧殉夫,为族人换取一道贞节牌坊,表面上为着光耀门楣,暗地里则觊觎朝廷旌表烈妇的种种好处。他们用尽手段诱导令秧走上死路。为了生存,少女令秧与现实同谋,踏上了艰难而凶险的烈妇之路……《南方有令秧》为百万级畅销青年作家笛安长篇转型之作,她在令秧的身上倾注了自己的体温和当下的悲喜。

小说曾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奖,描绘了万历年间深宅庭院的日常生活,编织密布着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史料信息,全景式地展现明末历史社会风貌,也书写了女性在社会逆境中的搏力与挣扎。



《有生》

胡学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有生》是胡学文潜心八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巨著,这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世间的众生为枝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有一百余年,被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胡学文须设置一位强有力的叙述者,轻盈而深沉地去实现“四两拨千斤”的视角力量。经由“祖奶”乔大梅的视角,这个中国塞外村庄百余年的历史与现实画卷徐徐展开。作者用了足够的耐心向我们讲述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写出了大地上活人的难处,写出了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端木紫)

音乐之声

我听到马勒血气方刚的青春气息

等到全曲

结束余音也消散在了空中,我跟被撩拨得不能自己的乐迷们一起,用跳跃来表达自己对这个现场的万分满意。

吴孜

像我这样贸然成为古典音乐乐迷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每一位作曲家的认识都不是循序渐进的。2009年2月,海丁克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到上海大剧院演出马勒《a小调第六交响曲》。那会儿,我还没有接触过马勒的作品。总是在巴洛克风格、古典风格和浪漫风格的音乐里打转,我怕我没法接受浪漫风格后期作曲家的作品。海丁克是世界顶级指挥家,芝加哥交响乐团是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饶是这样,我都没有闻风而动地去抢票。然而,我还

是得到了一张音乐会的票子。谁肯放弃名指挥和名团联袂奉献的一场音乐会?10多年后我回忆那场音乐会,依然记得在去上海大剧院的路上自己一直在庸人自扰:我能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听完这场没有中场休息、长达80分钟的马勒《a小调第六交响曲》吗?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非常多余!那场音乐会后,我像很多马勒迷一样,无可救药地沦陷于他的作品。只是,我没有像大多数马勒迷那样按部就班从马勒的首部作品开始走近马勒继而走进马勒。现场听过马勒的《a小调第六交响曲》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沉醉于马勒《D大调第九交响曲》。为了去现场听“马九”,我去过北京去过杭州,更多的时候,我会在“马九”的各种版本唱片前犯起选择疑难症来:今天听伯恩斯坦指挥的版本?还是苏尔蒂指挥的版本?或是西蒙·拉特尔指挥的版本?

不是不知道,要成为马勒的乐迷,必须从他的《d小调第一交响曲》开始一首一首地听,直到那首未完成的《升f小调第十交响曲》。可我管不住自己的选择,只要想听马勒了,站在唱片前右手食指划过一排唱片后,拿出来的一定是“马九”,真是无可奈何之下雁又归来。

所以,感谢上海交响乐团在马勒逝世110周年来临之际以马勒《d小调第一交响曲》开始了纪念之旅,这等于是在逼迫我成为有规矩的马勒乐迷。2021年1月10号的那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曲目,是门德尔松的少年之作《d小调为钢琴、小提琴和乐队而作的协奏曲》。一看到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谁都明白,门德尔松的少作是马勒《d小调第一交响曲》的暖场作品,然而,钢琴家盛原、小提琴家徐惟聆和指挥家杨洋,在上海交响乐团全力托下,将暖场曲目演绎得高潮迭起,如此,中场休息时我不禁为下半场的演出效果担忧起来。

古斯塔夫·马勒,1860年7月7日出生于波西米亚,1911年5月18日去世。

虽说刚过知天命就命丧黄泉,马勒已以丰富的作品彪炳史册,尤以11首交响乐被乐迷们津津乐道,不过,这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的事了,也就是说,马勒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始终没有被世人接纳,“无谓的喧嚣和骚动”,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音乐界和乐迷对马勒作品的评价。

布鲁诺·瓦尔特,德裔美籍指挥家。早年从家乡去往汉堡开始他的音乐家生涯之初,就遇到了马勒,从此,成为马勒的至交。马勒早逝后,布鲁诺·瓦尔特开始戮力推介亦师亦友的马勒作品:“马勒作品的最高价值不在于它通过引人注目、大胆、冒险或怪诞等显示出来的新奇,而在于这种新奇被融入优美的、充满灵感的、深刻的音乐之中,在于这种音乐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深厚的人性内涵所具有的永久价值。这一切使之在今日仍充满生命力,并拥有美好的未来”,他关于马勒作品的“欣赏指南”,打动了一批音乐家,他们又运用他们的影响力不断扩充马勒乐迷的队伍。这些音乐家中,尤以美国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最为投入,他运用自己所处时代的优势传播手段告诉古典音乐爱好者,马勒为什么是伟大的作曲家。这其中特别令人称颂的,是伯恩斯坦亲自担任串讲人的一部纪录片《打鼓的小男孩》。

坊间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亦即马勒的作品之所以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被音乐界和乐迷悦纳,是因为演绎他的每一首交响曲对指挥和乐团而言都是一次考验。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来进步显著,但它还跻身不了世界一流交响乐团的行列;年轻的指挥家杨洋,这些年里虽然成功指挥了一场又一场音乐会,但想要比肩指挥2021年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的穆蒂和指挥2021年柏林新年音乐会的基里尔·佩特伦科,前面的路还很长。在盛原和徐惟聆两位音乐家的协助下,上半场就已把音乐会引向高潮的杨洋,会带领上海交响乐团完成一首什么品质的马勒《d小调第一交响曲》?

